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十九回 白鱧精鬧紅江口 白龍精吵白龍江

詩曰：北風捲塵沙，左右不相識。
颯颯吹萬里，昏昏同一色。
船煩不敢進，人急未遑食。
草木春更悲，天景晝相匿。
兵氣騰北荒，軍聲振西極。
坐覺威靈遠，行看裊氛熾。
賴有天師張，符水申道力。

卻說天師拿了符章、寶劍，即時寫了一道符，就叫徒弟蛟修拿了這道飛符，丟在船頭之下，看他何如。徒弟拿了一道飛符丟下水去，只見水裡走出一個老者，身子矮鬆鬆，背上背斗篷，一張大闊口，江上呷西風。他接了這道飛符，一口就吃了。問他姓甚麼，他說是姓沙，問他叫甚麼名字，也不答而去。徒弟回覆道：「丟將下去，只見姓沙的老者一手接著，一口呷了。」天師道：「再寫一道符去。」即時寫了，又叫過徒弟來，吩咐他拿了這道靈官符，丟在船頭之下，看是何如。徒弟拿了一道靈官符，丟了下水，只見水裡走出一個白面書生，兩眼銅鈴，光頭禿腦，嘴是天庭。他接著這道靈官符，輕輕的袖到袖兒裡去了。問他是姓甚麼，他說道姓白，問他甚麼名字，他不答而去。徒弟回覆道：「丟將靈官符下水，只見一個白面書生袖將去了。」天師道：「連靈官符也不靈了。」又寫一道符，又叫幾個徒弟過來，吩咐他拿了這道黑煞符，丟在船頭之下，看是何如。徒弟拿了一道黑煞符，丟了下水。只見水裡走出一個花子，搖頭擺尾，一張寡嘴，近處打一瞧，原來是個大頭鬼。他接了這道黑煞符，輕輕的抵了嘴。問他姓甚麼，他說是姓口天吳，問他甚麼名字，不答而去。徒弟回覆道：「丟將黑煞符下水，只見一個姓口天吳的花子拿著抵了嘴。」三寶老爺見之，又惱了好笑，說道：「張老先兒，你的符只好嚇殺人罷，原來鬼也嚇不殺哩！」天師道：「不是那下嚇殺。」老爺道：「取笑而已。」天師道：「笑便笑，這些妖精盡有老大的氣候，待我再寫一道符來。」即時又寫了一道符，叫過徒弟來，吩咐他拿了這道雷公符，丟在船頭之下，看是何如。徒弟拿了一道雷公符，丟了下水。只見水裡走出一個老媽媽兒來，毛頭毛腦，七撞八倒，腰兒長夭夭，腳兒矮火高火高。他接了這道雷公符，吹上一口氣，把個符飛在半天之中去了。問他姓甚麼，他說是姓朱，問他甚麼名字，不答而去。徒弟回覆道：「丟將雷公符下水，只見一個姓朱的老媽媽兒接了符，吹上一口氣，吹在半天之中去了。」天師道：「三番四覆，有這許多的精怪，連雷公也沒奈何哩！」叫過外面聽差的圓牌校尉來，他又寫了一道急腳符，叫他丟在船頭之下，看是何如。那校尉拿了這道急腳符，丟了下水，只見水裡走出兩個老者來，一個有鬚，一個有角，一個身上花諺諺，一個項上鱗索索。須臾之間，又走出一個長子來，一光光似油，一白白如玉，窈窕竹竿身，七彎又八曲。三個老者共接著一道急腳符，叫做是我急他不急，只當個不知。問他姓甚麼，也當不知。問他叫做甚麼名字，只見長子說道：「不消你左符右符，酒兒要幾壺；左問右問，豬頭羊肉要幾頓。」那校尉回來，把這些事故說了一遍。天師道：「似此要求酒食，卻怎麼處置他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他都是些甚麼精怪哩？」天師道：「因為不曉得他是些甚麼精怪，故此不好處得。」老爺道：「去請國師來治化他罷！」天師道：「這就倒了我的架了，我還有個調遣。」

好個天師，即時披髮仗劍，躡罡步斗，捻訣念咒。一會兒燒了符，取出令牌來，敲了三響，喝聲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天神赴壇！」只見令牌響處，掉將一位天神下來。這一位天神也不是小可的，只見他：

天戴銀盔金抹額，臉似張飛一樣黑。
渾身披掛紫霞籠，腳踏風車雲外客。

天師問道：「來者何神？」其神道：「小神是敕封正一威靈顯化鎮守紅江口黑風大王。」天師道：「你這裡是甚麼地方？」大王道：「此處正是紅江口。」天師道：「我奉大明國朱皇帝欽差撫夷取寶，寶船行至此間，風浪大作，舟不能行，特請大王赴壇。請問紅江口作風浪的，是些甚麼妖精？」大王道：「也不是一個哩！」天師道：「一總有多少？」大王道：「一總有□個。」天師道：「是哪□個？」大王道：

兵過紅江口，鐵船也難走。
江豬吹白浪，海燕拂雲鳥。
蝦精張大爪，鯊魚量人鬥。
白鱧趁波濤，吞舟魚展首。
日裡赤蛟爭，夜有蒼龍吼。
蒼龍吼，還有個豬婆龍在江邊守；
江邊守，還有個白鱧成精天下少。」

原來姓江的是個江豬，姓鄢的是個海燕，姓夏的是個蝦精，姓沙的是個鯊魚，姓白的是個白鱧，姓口天的是個吞舟魚，姓朱的是個豬婆龍，身上花的是條赤蛟，項上有鱗的是條蒼龍，長於是條白鱧。天師謝了天神，罵道：「孽畜豈敢無禮！」即時親自步出船頭，披了髮，仗了劍，問道：「水族之中何人作吵？」只見江水裡面，大精小怪，成群結黨，浮的浮，沉的沉，游的游，浪的浪，聽見天師問他，他說道：「管山吃山，管水吃水。你的寶船在此經過，豈可是脫個白罷？」天師道：「不消多話了，我這裡祭賽你一壇就是了。」眾水怪道：「你既是祭賽，萬事皆休。」天師回轉玉皇閣，對著三寶爺說了。老爺轉過帥府寶船，吩咐殺豬殺羊，備辦香燭紙馬。祭物齊備了，方才請到天師。天師帶了徒弟，領了小道士，念的念，宣的宣，吹的吹，打的打，設醮一壇。祭祀已畢，那些水神方才歡喜而去。只是一個白鱧精威風凜凜，怪氣騰騰，昂然在於寶船頭下，不肯退去。天師道：「你另要一壇祭麼？」見他把個頭兒搖兩搖。天師道：「你要隨著我們寶船去麼？」只見他又把個頭兒搖兩搖。天師道：「左不是，右不是，還是些甚麼意思？」猛然間計上心來，問他道：「你敢是要我們封贈你麼？」只見他把個頭兒幾點了兩點。天師道：「我這裡先與你一道敕，權封你為紅江口白鱧大王，待等我們取寶回來，奏過當今聖上，立個廟宇，置個祠堂，叫你永受萬年之香火。」只見白鱧精搖頭擺尾而去了。這時風憩浪靜，寶船自由自在，洋洋而行。

正行得有些意思，三寶老爺叫了一個小內使，過到天師玉皇閣問道：「這如今船進了海也不曾？」天師道：「才到了有名的白龍江。」小內使回覆老爺說道：「才到了有名的白龍江。」道猶未了，只見藍旗官報：「江上狂風大作，白浪掀天，大小寶船盡皆顛危之甚，莫說是行，就是站也站不住哩！」三寶老爺心裡想道：「這分明是我的不是，叫起妖精作禍殃。」好個老爺，即時請出王尚書來，同去玉皇閣上拜見天師。行到天師船上，只見：

萬里茫然煙水勞，狂風偏自撼征艘。
愁添舟楫顛危甚，怕看魚龍出沒高。
樹葉飄飄歸朔塞，家山渺渺極波濤。
多君宋玉悲秋淚，雁下蘆花猿正號。

卻說三寶老爺同了王尚書來見天師，天師正在玉皇閣上說：「這個風浪不妥。」只見樂舞生報道：「二位元帥老爺來拜。」天師側身相迎，迎到玉皇閣上坐下。天師道：「有勞二位元帥龍步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特來相候。請問這個白龍江是甚麼處所？這等

的風狂浪大，寶船不得前行，好憂悶人也。」王尚書道：「這風浪又是個甚麼妖精作麼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適來看見這個風浪，不知其由。是貧道袖占一課，課上帶頭、帶角、帶鬚、帶鱗。依貧道愚見，多敢是個德懶的蛟龍。」王尚書道：「事在危急，既是不知他的端的，怎麼好處置他？不免再去請問國師來。」天師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

王尚書辭了天師，邀了三寶老爺，同到國師船上。國師已在千葉蓮臺上打坐。只見徒孫雲谷報道：「二位元帥老爺相拜。」國師道：「為著風浪而來。快請他進來。」雲谷忙步出來，請著二位老爺進去。二位元帥竟到千葉蓮臺之上，長老相見。相見已畢，分賓主坐定。長老道：「有勞二位仙車，未及迎候。」老爺道：「輕造了。」王尚書道：「無事不敢輕造，只因這個風狂浪大，寶船不行，特來請教。」長老道：「這是個白龍江有名的神道。」尚書道：「是個甚麼有名的神道？」長老道：「倒也不曾詳考他，不知天師曉得麼？」尚書道：「適來天師袖占一課，課中帶頭、帶角、帶鬚、帶鱗。」長老道：「似此課上就是龍哩！」尚書道：「因是不知他個端的，不好處置他，故此特來請教。」長老道：「此事有何難處！貧僧和二位同到懸鏡臺，掛起照妖鏡來，就見明白。」果真三位老爺同到懸鏡臺上。長老吩咐放下鏡來，早有個徒弟非幻、徒孫雲谷兩個人解開了索，放下那個寶鏡來。那個寶鏡也不是小可的，那個鏡臺有三丈多高，這個寶鏡方圓就有三丈多大。正是：

月樣團圓水樣清，不因紅粉愛多情。
從知物色了無隱，須得人心如此明。
試面緇塵私已克，搖光銀燭旭初晴。
今朝妖怪難逃鑿，風浪何愁不太平。

卻說懸鏡臺上掛起了照妖的寶鏡，長老道：「請二位元帥親自看來。」二位元帥看來，只見是一個老白龍，口裡不住的在吃人哩！二位元帥道：「原來真是一個白龍。只是口裡要吃人，有些不好處他。」長老道：「此事只憑天師裁處罷。」二位元帥好費心，也辭了長老，又到玉皇閣來。天師接著，說道：「國師怎麼說來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也沒有甚麼話說，他只是懸鏡臺上掛起個照妖寶鏡來，照得這個孽畜是一條白龍，口裡不離的要吃人哩，故此相請天師做個處置。」天師道：「有些不好處置。」尚書道：「怎麼不好處置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只說是老龍已去，又是甚麼新到的妖魔。若是那個老龍，他原是黃帝荆山鑄鼎之時，騎他上天，他在天上貪毒，九天玄女拿著他，送與羅墮閣尊者。尊者養他在鉢盂裡，養了千百年，他貪毒的性子不滅，走下世來，就吃了張果老的驢，傷了周穆王的八駿。朱浮漫心懷不忿，學就個屠龍法，要下手他。他藏到巴蜀中橋兒裡面。那兩個著棋的想他做龍鋪，他又走到葛陂中來，撞著費長房，打了一棒，忍著疼，奔到華陽洞。哪曉得吳綽的斧子又厲害些，受了老大的虧苦，頭腦子雖不曾破，卻失了項下這顆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恨起來，在這個白龍江大肆貪毒。喉嚨又深，食腸又大。」尚書道：「怎麼叫做喉嚨深，食腸大？」天師道：「他只是要人吃，一吃就要吃五百個，少一個也不算飽，也不心甘。」尚書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就是個難剃頭的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天下事有經有權，我和你欽承皇命，征進西洋，還要深入虎穴，探得虎子，豈可就在家門前礙口飾羞，逡巡不進？」天師道：「若要風平浪靜，寶船安穩，須得五百名生人祭賽了他，他才心滿意足，放我們經過。」老爺道：「五百名也是難的，依我說，只不離他一個『五』字，就是把五□個生人祭他也罷。」天師道：「這五□名生人從何處得來？」老爺道：「我有個處置。」天師道：「是甚麼處？」老爺道：「這兩日有許多的軍士遞病狀到我處來，我把這個遞病狀的叫來，當面審一審，看得他果是病勢危急，不可復生，選出五□名來，把他祭了江也罷。」

天師和三寶老爺說了這一席話，王尚書只是一個低頭不語。正是：
眉頭捺上雙簧鎖，心內平填萬斛愁。

天師道：「司馬大人為何不悅？」尚書道：「我思想起來，人命關天，事非小可，我們雖是職掌兵權，生殺所繫，卻是有罪者殺，無罪者生。這五□名軍士跟隨我們來下西洋，背井離鄉，拋父母、棄妻子，也只指望功成之日，歸來受賞，父母妻子還有個團圓之時。豈可今日方才得出門來，就將些無辜的人役祭江，於心何忍！」這王尚書說的話，都是個正正大大的道理。誰無個惻隱之心，把個三寶老爺撐了個嘴，把個天師張真人掃了一樹桃。只是老爺門下有個馬太監，倒也是個饑餐上將頭，渴飲仇人血的。他說道：「成大事者不惜小費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掌三軍、封萬戶，豈可這等樣兒的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？咱爺的雄兵幾□萬，哪裡少了這五□名害病的囚軍。只請他下水便罷！」馬太監這一席話，老爺和天師聞之，心上有些寬快。王尚書聞之，越加愁悶。天師道：「司馬大人意下如何！」尚書道：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，況兼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，雖得天下不為也。五□個人的性命，平白地致他於死，天理人心何安！」天師又聽了王尚書一番這等的慈悲說話，他只是一個不開口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作舍道傍，三年不成。這如今事在呼吸存亡之頃，哪顧得這些。」叫聲：「小內使過來，吩咐傳令各營，凡有害病的軍人，許同伍合隊者抬來相驗。」小內使跑將出去，傳了號令，說道：「各營中凡在害病軍人，許同伍合隊者抬來相驗，果是病重，將來祭江。」可憐這一行害病的軍人，聽說病軍祭江，哪一個不挨挨搵搵爬將起來。張也說道，張的病好了；李也說道，李的病好了。這都是個真害病的。還有一等老奸巨猾推假病的，猛然間聽知要病軍祭江，你看他一個一轆碌爬將起來。也有三五日不曾吃飯的，都爬起來三五碗的吃飯；也有七八日不曾梳洗的，都爬起來梳了頭，洗了臉，裹了網巾兒，帶了「勇」字大帽。這些軍士為著哪一件來？豈不聞螻蟻尚且貪生？豈可一個活活的漢子，就肯無辜一命喪長江？

卻說三寶老爺坐在帥府之上，立等著這些病軍相驗，只見隊長、伍長領著一千軍人，跪在老爺跟前，齊來回話。老爺見了這些沒病的軍人，即時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些狗娘養的，沒有耳朵聽著，也有鼻子聞著。咱這裡要害病的軍人相驗，你怎麼領著一千沒病的軍人到這裡來搗抵咱們？」那些隊長和伍長嚇得個屁股震葫蘆，都說道：「這一千軍人，就是前日害病的。」老爺道：「害病的軍人，豈可是這等精壯？」眾軍人說道：「小的們前日害病，這兩日都好了。」老爺道：「你這些狗娘養的，都到咱們這裡胡塞賴。咱們有個話兒對你講，叫過管冊籍的都公來。」只見管冊籍的都公連忙的跑將來，跪著說道：「元帥老爺有何事呼喚？」老爺道：「你把前日各營裡遞來的病狀，都拿來咱們看著。」都公道：「病狀都在這裡。」即時把個病狀都放在老爺公案之上。老爺自家逐一的指名過，逐一的有人答應。答應的都是些精壯漢子，並沒有個害病的軍人。老爺道：「你們既不害病，怎麼到咱們這裡亂遞病狀？」眾軍人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，昨日病，今日愈。小的們一則是托賴朝廷的洪福齊天，二則是生受老爺們恩深似海，故此舊病全安，苟延殘喘。這都是實情，怎麼敢有虛話？」原來人情卻是好奉承的，三寶老爺看見這些軍士奉承他兩句，把個心腸就軟了。王尚書看見三寶老爺心上有些不忍處，他就開口道：「有病的軍人且猶不可，況兼這如今都是些沒病的軍人，豈可活活的推他下水。」老爺道：「事在兩難，憑老先兒主裁罷。」王尚書道：「也難憑我學生一人之愚見，莫若去請教國師一番來，看他怎麼處法。」

天師不行，只是兩個元帥竟過碧峰寶船上去，直上千葉蓮臺之上。長老見了兩個元帥過來，已知其意。笑一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做元帥的都會活埋人也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說個活埋人？只是孽畜使風作浪，沒奈何處。」長老道：「二位元帥可曾看過《三國志》麼？」二位元帥道：「也曾略節看過來。」長老道：「既是看過《三國志》來，豈不聞諸葛亮祭灤水之事乎？」長老只是這一句話兒不至緊，正叫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，莫說是救了五□個軍人的性命，這都是佛爺爺運用之妙，把個二位元帥說得滿天歡喜，計上心來，撫掌大笑。三寶老爺又有些癆氣，說道：「只怕算不得哩！」尚書道：「豈不聞梁武帝宗廟以面為犧牲，享帝享親且可，何況一妖精乎？」老爺說道：「是，是，是！」

二位即時辭了長老，歸來本船，叫過得力的圓牌校尉來，附耳低言，教他如此如此。那校尉依計而行。直至黃昏，左側立了供案，獻了生人。天師帶了道士、道童，唸經拜懺。二位元帥親自行香。禮數已畢，把個供案生人一齊推將下水。方才下水，颼地裡一陣響風，刮得個風蓬亂轉，把捉不來。恰好的船艙上篷腳索打一拽，拽將兩個軍人下水去了。後面馬船上流星的搭救，救了一個上來，還有一個不曾救得。藍旗官報與老爺知道。老爺道：「五□個也要捨得，這一個軍人好打緊哩！」原來那老長的計策高強，

二位元帥的設施巧妙，圓牌校尉的手段伶俐。怎見得伶俐？那校尉領了二位元帥軍令，即時選上些妙手，把個紙來糊在篾圈兒上，裝做一個軍人，卻又裹的病軍的網巾兒，戴的是病軍的帽兒，裡面穿的是病軍的小衣服，外面穿的是病軍的海青，腳下穿得是病軍的鞋襪。且又一個人肚裡安上些豬羊鵝鴨腸肚血鱗。祭賽已畢，掀將下去。那白龍精看見是個人，吃的又是血，即時俯首而去，浪靜波恬，寶船照直而走。

只是可憐那個軍人掉在水裡，不曾顧得起來。那個掉在水裡的，把冊籍來查一查，原來是南京水軍右衛一個軍士，姓李名海。掉在水裡，一連沉了幾個沒頭，吃了好幾口水，隨波逐浪，淌了有二三百里之遙。天色將晚，忽然一陣潮來，推到一個山腳下。那海口的山都是石頭的，年深日久，浪洗沙淘，石頭卻都是空的。李海推到山腳下石岩之中，權且歇息一會，才醒轉來。只見衣服又濕，天色又昏，只是喜得石頭岩裡暖煨煨的，倒不冷。把些濕衣服脫下來，擰乾了水。及至明日早晨，衣服乾了，仍舊穿起來。只是孤身獨自，不知道哪是東西，哪是南北，這裡還是哪個去處。又沒有個舟船往來，又沒有個人來搭救。起頭一望，只見天連水，水連天，正是仰面叫天天不應，翻身入地地無門。昨日下午推到這裡，今日又是日西，肚子裡雖是水灌得飽，心裡其實是悽惶。一會兒想起寶船來：「此時風平浪靜，穩載而行，不知走到哪裡了。我如今怎麼再得到他的船上？」一會兒想起南京來：「京城地面花花世界，兩花臺踏青兒，文定橋游船兒，我如今怎麼得去踏個青、游個船？」一會兒想起家裡來：「父母在堂，妻兒老小在房，我如今怎麼得見我父母的面？怎麼得見我妻子的面？」轉思轉想，越悲越傷。初然間還嘔嘔唧唧哭了兩聲，到其後不覺的放聲大哭。放聲大哭不至緊，早已驚動了山崖上一位老媽媽。這一位媽媽原是彌羅國王之女，兩個哥，一個為王，一個封公。三個弟，一個封伯，一個封子，一個封男。平生好養的是個麻鵲兒。養一個麻鵲兒，過了五百年，能言能語，自去自來。忽一日飛到終南山上耍子，撞著後羿，一箭射死了他的。他就吃了一惱，竟過中國來告訴周天子。周天子下堂，替他唱個喏。後來秦始皇要謀他做正宮皇后，他又不肯從。走遍天下只見淮上漂母留他吃飯，冤家便多。韓信又來調戲他，是他狠著，掂一巴掌，把個韓信打瘋了。從高祖提著他監禁了，直至三後七貴人來才得脫。他說道：「南瞻部洲難過日子，走到東勝神州花果山上去住。」又著孫行者吵得慌。卻才飛進海口，占了這個山頭。這個山叫做個封姨山，他在這裡住了，倒猴。生下也有好多年，東鉤西扯，養下了有四個孩兒。原來是一隻老母的四個小孩子，就是四個小猴兒。這一日老猴正在洞中打坐，只聽得山岩之下有人啼泣，打動了慈悲念頭，即時叫聲：「小的個都在哪裡？」只見那四個小猴兒聽見老母猴叫喚，一擁而至，問說道：「母親呼喚孩兒有何吩咐？」老猴道：「山岩下有人啼哭，莫非是個過洋的客人遭了風浪，打破了船隻？你與我去看一看來。」那些小猴兒不敢違命，一直跑到倒掛岩上，跨著一塊石磴，扯著一條葛藤，低著頭，撐著眼，望著山岩之下打一瞧來。只聽得人便是有個啼哭，不曾看見個人躲在那廂兒。

卻不知是個甚麼人在此山岩之下啼啼哭哭，卻不知那些小猴兒尋著那個啼啼哭哭的怎麼樣兒搭救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